

日本直木奖

获奖作家

桐野夏生

最新力作

爱伦·坡奖

最佳小说提名作

《OJUI》之姐妹篇

漠不关心

置之不理

逃之夭夭

『杀死』对方的心

夺魂摄魄的

『恋爱抹杀』小说

描写小说家

寂寞灵魂的朝圣经历



桐野夏生  
杀心

赵建勋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三

桐野夏生  
〔日〕  
赵建勋译  
杀心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IN

by Natsuo Kirino

Copyright © 2009 Natsuo Kirin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UEISHA Inc.,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Natsuo Kirin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10—090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杀心 / (日) 桐野夏生著; 赵建勋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7—5633—9917—8

I. 杀… II. ①桐…②赵…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441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莱芜市嬴牟西大街 28 号 邮政编码: 271100)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8.75 字数: 150 千字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10 000 定价: 25.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sup>1</sup> 淫	003
<sup>2</sup> 隐	021
<sup>3</sup> 《无垢人》	067
<sup>4</sup> 因	109
<sup>5</sup> 阴	151
<sup>6</sup> 姻	181
<sup>7</sup> 杀心	223



<sup>1</sup>淫

<sup>2</sup>隐

<sup>3</sup>《无垢人》

<sup>4</sup>因

<sup>5</sup>阴

<sup>6</sup>姻

<sup>7</sup>杀心



星期六早晨，铃木环从噩梦中惊醒。梦里的恐怖情景几乎使她心脏破裂。睁开眼睛一看，是一个晴朗的早晨。但是，由于被噩梦魔住，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她，心情很坏。作为一个小说家，铃木环很想把噩梦的情节回忆起来，不过，这些情节简直就像一艘以惊人的速度沉没的大船，很快就从记忆里消失了。只剩下一些活生生的恐怖画面，犹如沉船的桅杆，依然耸立于水面。铃木环就像在沉船里打捞物品，拼命地回忆着噩梦的细节。

出现在噩梦中的人物有三个。一个是小说杂志《DIABRO》的编辑西塔仁，一个是负责这本杂志出版工作的中城洋一，还有一个就是铃木环本人。三人在一个既有农家又有祠堂的集落里调查的时候，走进了某个农家的后房。黑乎乎的房间里摆放着古旧的木箱和石造棺椁什么的，其中最显眼的是一个带合叶的小石棺。不过，据说小石棺是不准打开看的，所以谁也不知道里边到底是什么。

西塔来到铃木环身边小声说：“铃木女士，您知道吗？山崎先生死了。”

除了山崎以外，西塔还说了另外几位已故作家的名字。铃木环吃惊地盯着西塔那张忧郁的脸。山崎是铃木环熟悉的作家之一。在梦中，铃木环自己问自己：为什么好像只有我不知道山崎先生已经死了呢？



突然，中城猛然掀开了那个小石棺的棺材盖。铃木环批评了中城，但抑制不住好奇心，也往小石棺里看了一眼。小石棺里，白浊的水面上漂浮着一具婴儿尸体，犹如一大块意大利奶酪，白白的，膨胀得很大。铃木环吓得浑身发抖，想叫，却没有叫出声。这时，哗啦一声，推拉门开了，农家的主人们走进来，领头的是一个老太婆。

“你们也不经过主人允许就跑进来，还随随便便地打开棺材，简直太过分了……”老太婆厉声喝道。

铃木环想为自己辩解却说不出话来。

就是这样一个噩梦。

铃木环一边喝咖啡一边想：怎么会做那样一个噩梦呢？昨天夜里风很大，她的住处一直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在响。响声搅得她心烦意乱，但这不是做噩梦的原因。铃木环觉得，原因应该是她正准备为《DIABRO》杂志写的一部长篇连载小说。

小说的题目已经确定了——《淫》，主题是恋爱抹杀。“抹杀”的意思并不是真的把谁杀死，而是漠不关心，置之不理，逃之夭夭……总之是只管自己方便，跟对方断绝关系，“杀死”对方的心。主人公确定为在著名作家绿川未来男的《无垢人》这部小说里登场的“○子”。绿川在外面有情人，绿川的妻子知道后妒火中烧。《无垢人》写的就是一场妒火大战。绿川的情人以“○子”这个符号在小说中登场，是一个闯入绿川的生活，破坏绿川的家庭的女人。可是，被写成“○子”的绿川的情人是怎么想的呢？铃木环首先把“○子”确定为自己的小说《淫》的主人公，然后开始采访绿川的情人，希望了解她是怎样生活的。采访正在进行中。

噩梦里出现的那个死去的婴儿，难道就是被抹杀之后没有了去处的灵魂的遗骸吗？铃木环觉得自己的眼前是一大片躺在黑暗中的婴儿遗骸，心情变得沉重起来。恋爱的产生是一件好事，但是，一定有很多养不活的“孩子”。梦想着走到终点的恋爱，有很多是走不到的，于是就有了许许多多死去的灵魂的遗骸。不就是恋爱嘛——用嘲笑的口吻说这种话的人其实什么都不懂。因为恋爱落下心病的大有人在，因为恋爱选择自杀的也不少，长期被恋爱搅得苦不堪言的家庭更是不胜枚举。

《DIABRO》规定的连载第一部分的交稿日期快到了。为了写《淫》这部小说，铃木环端起咖啡走进工作室，打开电脑正要开始写作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忽然想起了阿部青司，对此连她自己都感到吃惊。大概是所谓“灵魂的遗骸”引起的联想吧。铃木环也好，阿部青司也好，也许已经看到了他们那养不活的“孩子”。铃木环在电脑里打上“淫”这个题目后，开始默默地回忆自己和阿部青司的事。

铃木环跟阿部青司再会，是因那次激烈争吵而分手之后的一年零四个月的2005年7月7日。日子记得如此清楚，无非觉得七夕节<sup>1</sup>这个日子对他们的重逢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阿部青司曾经是铃木环的责任编辑。在合作出版了好几本书的过程中，这一对已经各自建立了家庭的男女坠入爱河。铃木环写，青司编，这种工作上的关系对俩人相爱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虚构的故事用现实加以补充，经过补充的虚构长胖长大，把两个人带进

---

1 日本明治时代推行脱亚入欧的政策以后，从中国传过去的一些传统节日，如春节、端午节、七夕节等，都改在公历过了。（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所注）

一个从未见过的世界。要是有人问他们：觉得愉快吗？他们会回答说：那是至高无上的幸福。恋爱当然是秘密进行的，两个人都很小心，避免任何人知道他们的秘密。结果呢，所有的人知道了他们的秘密，包括他们各自的家庭。人们惊愕之余，蔑视他们，憎恨他们，但是，他们已经收不住了，明知道会身败名裂，也要把爱情进行到底。

直到分手那天，整整七年间，铃木环和青司每天都要通电话，互相发短信，周末一定要见面。他们多次一起去旅行，小说也是出了一本又一本。铃木环和青司都觉得，他们俩是世界上最合适的一对，是世界上最相似的人，并且都认为对方比任何人都值得信赖。

铃木环曾经因忍受不了周围的冷眼，向青司提出过分手。但是，只要她一说出“分手”这两个字，青司肯定生气：“你怎么这么傻呀？咱们是世界上最合适的一对！不管是你还是我，都不会再碰到第二个这么合适的人了！”铃木环觉得有道理，随即改变主意。如此反反复复，铃木环都糊涂了，她自己问自己：“到底怎样才能走到这场恋爱的终点呢？”其实，她并不清楚什么是俩人的“终点”，只不过是想走到“终点”而已。

青司很聪明。在他看来，俩人在一起就是“终点”。青司说过，一旦分手，就将永远不再见面。青司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觉得俩人在一起就是“终点”吧。铃木环意识到这一点，是在跟青司分手以后。

俩人在观念上的分歧，是他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吵架的原因。结果，他们终于分手了。分手是需要消耗相当大的能量的，铃木环也确实消耗了巨大的能量。关于分手的逸事，静下心来之后，整理一下思绪，铃木环也许会把它写成一部小说。

分手以后，青司放在铃木环这里的東西依然堆积如山。酒、牙刷、剃须刀、治疗痛风的药、隐形眼镜的容器和清洗液、睡衣、T恤衫、衬衣、被褥、沙滩凉鞋、书、CD、俩人旅行时拍的照片……青司把用数码相机拍的照片印出来，放在铃木环这里，有时候会拿出来看看，有时候则好像忘记了那些照片的存在。

跟青司断绝关系之后，铃木环第一次想给青司打电话，是在处理完牙刷凉鞋之类的东西，舍不得扔掉那些照片的时候。青司一个人拍的照片就有近百张。铃木环可以毫不犹豫地扔掉那些跟自己有关的东西，但在是否扔掉青司的照片的问题上，却踌躇了起来。看着近百张堆积在一起的照片，不知为什么她感到非常害怕。七年间的感情如五味杂陈，而那些照片所呈现的也各有各的样子。青司的表情各不相同，但是，每一张都充满了对铃木环的信赖与爱。在这个广大的世界里，还存在有这种表情的男人吗？铃木环觉得，把青司的照片扔掉，就等于把青司本人扔掉，甚至等于把青司爱过的自己扔掉。烦恼了很久，铃木环得出一个结论——青司把扔掉照片的责任推给自己，简直是太过分了。

下决心给青司打电话，是在五月初连休期间。青司的电话号码已经从铃木环的手机里删除，只好翻开一个古旧的记事本查找。找到以后，铃木环用不显示自己号码的方式拨通了青司的手机。青司并没有因为不显示号码而拒绝接电话，他立刻按下通话键，用爽朗而明快的声音说：“喂！我是阿部！”

到底是谁给我打来的电话呢？——青司的声音里充满了好奇。

“我是铃木环。好久不见了。”

“啊！是你呀！真是好久不见了！”听到“铃木环”这个名字时，青司非常高兴，但能够听出他在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

“是啊。”铃木环说。

之后两人沉默片刻，谁都没说话。终于，铃木环打破沉默，问道：“你还好吗？”青司的声音马上反弹回来：“好啊！你呢？”也许是由于偶然赶上了一个晴朗的五月天，也许青司正好遇到了什么令人愉快的事，他的情绪特别好。经历了那次激烈的争吵，又能像以前那样说话了，铃木环感慨良多。听到那个曾经深深爱过的、一年多没有联系的男人的声音，不由得热泪盈眶。俩人的家庭都破裂了，但铃木环不想说这个话题，因为她知道，即便说到这个话题，俩人的心也不能沟通了。

“你留在我这里的東西，还有照片什么的，我正在整理。床垫太大了，我一个人搬不动，你能不能过来帮我一下？而且我一个人整理也有些怪怪的感觉。”

铃木环意识到自己最后一句话是多余的，不过没有收住。沉睡在内心深处，对这个扔下那么多东西扭头就走、自私任性的青司的愤怒，一点一点地苏醒过来。铃木环一直在恋爱的残渣包围中生活，而青司呢，只要在形式上分手了，就能心安理得地过日子。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成了那种谁先复原谁赢的游戏。抢先占据有利位置，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明白了。不过，你得让我好好想想。你知道，我这个人是不会很快就能得出结论的，需要时间。当然，一旦得出结论，我会马上打电话联系你。”

青司的话是诚实的，但还是那么优柔寡断。青司的性格与急性子的铃木环正好相反。听青司这样说，铃木环不由得焦躁起来。其实，把那些照片和CD什么的直接送到青司的公司就行了，但是，铃木环想跟青司见一面，是因为她有一种欲望，那就是无论如何也要

确认一下，他们的爱情到底能不能走到“终点”。还有一件事想当面问问青司，这件事关系到青司“邪恶”的一面。

后来又通过几次电话，铃木环终于提出：“咱们见面谈谈吧。”青司犹豫着，很长时间没说话。铃木环又说：“咱们岁数都不小了，说不定哪天就得离开这个世界。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见一面吧！”

铃木环还想说“我有事想问你”，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如果说出来，青司也许就不会来跟她见面了。

青司说：“咱们俩的事闹到那种地步，给很多人添了麻烦，那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把我当成敌人，理解我的只有一个人。我跟那个人保证过，永远不再跟你见面了。”

不过，铃木知道，青司是一个经常违背诺言的人，而且抑制不住好奇心。果然不出铃木环所料，整整两个星期之后，青司来电话了。

“关于见面的事嘛，这个星期四怎么样？星期四我有时间，一起喝杯咖啡吧。”

电话来得很突然，而且只是“喝杯咖啡”。如果吃饭的话，肯定要喝酒，一喝酒就难免提起过去的事情，就有可能回到原来的状态。铃木环与青司这样反反复复过很多次，这回青司总算慎重起来了。

星期四是7月7日，七夕节。

这天傍晚，天气阴沉沉的，看上去很快就要下雨，七夕的夜晚恐怕看不到星星了。黑乎乎的天空似乎压在肩头，叫人沉重得喘不上气来。铃木环后悔约青司见面了。

青司选定的见面地点在京王大厦里一家叫“J”的咖啡馆。铃

木环准时到达之后扫了整个咖啡馆一眼，青司还没来。以前，青司总是提前十分钟到，坐在那里一边看书一边等。铃木环觉得青司变了。

铃木环与青司到这家“J”咖啡馆来过好几次，有时候是为了碰头，有时候是为了吃顿便饭。很长时间没过来了，铃木环发现咖啡馆跟以前大不一样，经过重新装修，简直就像一家餐馆了。铃木环走到里边的吸烟席坐下来，点燃一支烟抽起来。虽然什么也不想喝，但还是勉强点了一杯咖啡。

在超过约定时间五分钟的时候，一个男人走进咖啡馆，四下找人。男人的头发很显眼，是夹杂着粉色的金黄色。这个男人就是青司。花白头发染得浅，呈金黄色。粉色和橙色是青司喜欢的颜色。在浅驼色棉布夹克衫的里边，是一件粉色的衬衫，下面穿了一条很一般的牛仔褲。在铃木环看来，青司就像是一个美国GAP公司的时装模特儿。在穿着方面，青司有点孩子气。

铃木环一边抽烟，一边冷静地观察青司。华丽的头发颜色，跟年龄和衣服不搭。不，应该说，一切都跟年龄不搭。故意把自己打扮得年轻，反而弄巧成拙。想到这里，铃木环苦笑了一下：自己不也跟青司一样吗？俩人在很多方面都是相似的。

青司还没看见铃木环，正转来转去地在咖啡馆里找。铃木环不禁想叫他一声“小青”，犹豫了一下，终于没有叫出口。因为她不知道这时候叫“小青”是否合适。叫“阿部先生”？太生分了吧？铃木环在心里笑了。青司不喜欢铃木环叫他“青司”，让她叫自己“小青”，并且让她模仿大阪口音叫，为此还纠正过她很多次。好像青司的母亲就是这样叫的。后来，铃木环与青司的妻子通电话的时候，才知道青司的妻子直呼他“青司”。

“铃木环”是她写小说时用的笔名，她的真名叫“铃木裕美子”。青司取中间两个字，叫她“裕美”，这跟铃木环的丈夫的叫法是一样的。铃木环对此并没有特别在意，随青司怎么叫。不过，青司那边却有严格的区别，这让铃木环觉得挺有意思的。他妻子叫他“青司”，他母亲和铃木环叫他“小青”。如果叫他“青司”的只有他妻子一个人，等于说青司只属于他妻子。那么他为什么要跟我来往呢？大概只不过是把我当作另一个女人吧。而且，青司从来没有问过铃木环的丈夫怎么叫她的。

仅仅一个名字的叫法，也让铃木环感觉到了男女之间的差异。女人追求的是关系，男人追求的是占有——以前铃木环采访的时候，曾听一个精神科医生这样说过。自己和青司，难道不是这种理论的具体反映吗？铃木环的联想越来越多，在一瞬间想起了许多细节。虽说是性格相似、趣味相投、真心相爱的两个人，但由于性别不同，差异竟是如此之大。男人的状况和女人的状况，男人的任性和女人的任性，妻子的状况和丈夫的状况，妻子的任性和丈夫的任性，还有作家的状况和编辑的状况，作家的任性和编辑的任性，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让人感到窒息。想起两个人之间的复杂关系，铃木环叹了一口气。自己和青司的恋爱能量，还真是不寻常。不过，就像浦岛太郎<sup>1</sup>打开了百宝箱，转眼间，铃木环自己变成了老奶奶，青司也变成了老爷爷。当然这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

1 日本古代传说中的人物。浦岛太郎因救助龙宫里的神龟，受到龙王女儿的款待，住进龙宫，可没几天他就想家了。回家之前，龙女赠给他一只玉盒，嘱咐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再打开。回到家里，他发现认识的人都不在了，感到很苦恼，于是打开玉盒。盒中冒出白烟，浦岛太郎变成老翁了。原来，他在龙宫里只住了几天，而人间却经历了几百年。



青司总算找到了铃木环，微笑着走过来。俩人很久没见面了，都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脸上自然泛起开心的笑容。铃木环不由得感慨万千。是爱情？还是友情？抑或是类似家人的亲情？不管是什么情吧，深埋在铃木环心中的那份对青司的信赖苏醒了——也许只不过是一种错觉。七年间，习惯了的亲密度、习惯了的自己深爱的男人的举止和言谈，让铃木环甚至可以想象到接下来应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了。

“好久不见了。你身体还好吧？”铃木环向青司轻轻摆了摆手。

“还好。你呢？”青司看上去心情很好。青司在铃木环对面坐下，盯着她的脸看了一会儿，又说：“你瘦了。”

青司也瘦了，脸好像小了一圈。他的表情是年轻人的表情，紧绷在身上的粉色衬衫和浅驼色棉布夹克衫，似乎也在竭力向人们昭示他还年轻。不过，这一切都让人感到与他的年龄不协调。别人也这样看自己吗？——想到这里，铃木环不由得审视了一下自己身上穿的宽松式罩衫和牛仔裤。

“我来这里的时候，心扑通扑通直跳。”青司说。

“我也是。”铃木环说。

到此为止俩人是相似的。同样的感受、同样的想法，这是铃木环确认过多次的。但是，俩人的分歧也很多。那种一体感已经消失很久了。铃木环又点燃一支烟，说道：“我觉得自己做了对不起你太太的事，向你道歉。”

青司点点头：“我也觉得做了对不起我老婆的事。”但是，青司没有说对不起铃木环的丈夫。其实，分手那天青司给铃木环的丈夫打了电话，道歉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

“去年，我做得很过分，对不起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